



书香中国
一书一世界

孤独的站台

在日本,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车站(见图),站名翻译过来是“清流观景台”。它开设于两个小镇之间,有着绝佳的原始风景,只有少数特殊的列车会在这里停靠。但是,下站的旅客没有任何出口可以走出去,因为这里被群山、密林环境所隔绝,要想离开,只能等待另一班火车在此停下。

爱默生认为“自然的精神化”是指“每一个自然事实都与某种心灵状态相对应,而这种心灵状态,只有把自然现象当成自己的画像时才能被描述”。这个站台正是一个绝好的“画像”或直觉造型,它完全没有“目的到达”的功能,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哲学提示,提醒匆忙的人们,思考人生目的,并真切地欣赏此时此在的自然风景。

其实,这正是阅读自然经典的意义。网络时代,我们认识自然的手段太多了,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手段太方便了,所以过眼的东西很少往心里去,对自然也缺乏一种由衷的尊敬。

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性,也有意无意忽视了阅读与自然的内在关联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现在的青年人接触中外自然经典会有隔膜,包括语言形式上的隔膜,感觉深奥晦涩,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,这也正是精神成长的必须途径。阅读时心沉得下来,就要“磨性子”,这是一个涵养自我的过程。

自然经典的原创性强,表述独特。如果不静下心来,就读不进,更看不懂。静下心来

读,要放慢速度,才能高营养地消化吸收。

自然与文明

早在预言时代和金字塔之前,书籍就成为人类古老的圣物,因其可以对信息进行长久封存。培根在《新大西岛》里提到,所罗门王曾撰写过一部《博物志》,“一部关于一切植物,从黎巴嫩的香柏木至生在墙上的苔藓,以及一切有生命、能活动的东西的著作”。

梭罗说,“在文学中,正是那些野性的东西吸引了我们”;利奥波德则进一步说,这个世界终极的启示就在荒野之中。这是从哲学层面,表述了原生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。很多博物学作家穷尽一生上下探索,竭尽心智,努力将生动的生态学见解融入明快的文笔中,去体现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基础性联系,包括知识、情感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,试图恢复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原本面貌,在漫长的求索过程中,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知识视野、话语策略和人文情感。

人文艺术的发展,自有其独立性,有其自身规则和演变过程。从其本质看,自然经典多是将自然史、文化史、地志学、物候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的诗意写作,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美学交错共生的文学类型,是人文博物传统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,它不是浮光掠影“节选”或概论、以及东张西望地听听讲座就能代替的。

自然经典的写实性

若干年前,波士顿大学一

自然经典阅读

·刘东黎·



个生物学家团队对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产生了兴趣,他们觉得与其说梭罗是一位散文家,不如说他是一位“被写作耽误了”的“气候学家”。理由不言而喻,正是其作品中随处流露的专深的季节感受,以及对其它环境复杂性的极度敏感。科学家们据其作品(《瓦尔登湖》),比对了康科德一个多世纪以来有真实数据可考的文献,包括气候、水温、开花植物第一朵花开等,有了很多饶有趣味的发现。

自然写作无法作伪,那些田野经验,无不需要依靠个人的感官来获取、记录。相关的写作正是凭着写实性,获得了较高限度的客观性和有效性,其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与相关体验相吻合。作家借助精确的观察与描述手段,对天气物候、对动植物物的个体特征进行精确描述,吸纳了田园传统的精髓(例如乡居、游历和阅读),又以科学经验模糊了传统文学写作中的主体意识;这样得来的对世界的认识,是更完整、更葆真、更富有生命力的书写。

很多自然经典书籍都不具有数理知识那样的普适性,往往只适合于局部地理、生态环境与文化;它是与小环境兼容的、有限度的;但正因如此,它又是灵活的、谦退的。它以生命为中心,提倡有机整体的自然

观和“普遍共生”的生态伦理精神,它不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,更不会像某些科学技术一样,成为影响全球环境的“致毁知识”。梭罗、怀特“一生观察一个小地方”的博物学写作传统说明,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,决定着一切,而不是事物本身如何。

“就近原则”与乡土经验

很多自然经典有个“就近原则”,作家并不总是走在迢迢长旅之上,相反,很多人一辈子都常住在自己出生的小镇。所谓会心之处不必在远,况且自然知识本就具有本土性、切近性、涉身性和具体性的特点。

《看不见的森林》的作者戴维·乔治·哈斯凯尔,每天都会在一小片森林里漫步,尝试通过凝视树叶、岩石和水珠,研究整个森林,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,精微描述了延续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森林生态系统。这样的例子启发我们,在家乡、小区、校园、街道等处,近郊的花园、市区的树木、野地的麻雀,诸如此类,就可以了解、学习本土的生态知识与经验。只要你能用心感受四季轮替给大自然及动植物生长带来的变化,就和风尘仆仆走进原始丛林一样有成效。

风朝哪个方向吹?我的住所附近,有什么样的鸟类、小兽、昆虫,有什么样的野草,它们什么时候会开花?在寂静乡村或城市边缘,有什么适合种植的作物种类?什么样的灌木、什么时候会在我家门口盛开?距我不远的树上,有哪些鸟类会唱歌?关于土地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全部知识,还包括降雨量、植被、动物群、土壤类

型等,都可以把自然体验还原到日常生活与文学写作里面。

人与文、地与景的统一

自然经典作家的共性之一是,他们几乎都是走进一片自己喜爱的自然环境,这个地方是他们土地伦理思想的萌芽地;人与文、人与地地方形成了高度统一。他们的作品,是自然与他们所处特定处境的浓缩和精微显示,是自然与人真实相遇的场景,“时间—地点—人物(动植物)—事件”细致分明。

我们从相关作品的名称上就能看出这一特点:《瓦尔登湖》《优胜美地山》《大漠孤行》《沙乡年鉴》《海岛生活》《乡村时光》《林中女居民》《北极梦》《佛罗里达大沼泽地:草的河流》《塞尔伯恩的自然史》《在巴塔哥尼亚的悠闲岁月》等。

当我们看到这些书名时,所想到的是梭罗和新英格兰林地、缪尔和西部群山峻岭、撒克斯特和多鱼群岛、艾比和犹他州的沙漠、利奥波德和威斯康星州的沙地、拉巴斯蒂和阿迪朗达克山黑熊湖畔的森林、洛佩斯和北极风光、道格拉斯和佛罗里达“草的河流”,如是等等。作家的思考和感受,以日记、散记或自传的形式笔录下来、流传开来,也唤醒我们对地方的重新感知与认识。就如梭罗曾在哈佛毕业纪念册上赞美自己的家乡康科德:“你的名字将成为我在异乡的通行证。”

阅读自然经典,是一种心游万仞、精骛八极、无言独化、物我圆融的阅读体会与精神投向。那里面印刻着我们对自然知识与博物传统的尊崇和珍视,包含着对生态整体主义观点和众生平等观念的理解,对索求有度、贴近自然之生活的向往,以及对人与自然神秘关联的深度领悟与无上感激。

那年盛夏,小希靠着病房的床头坐着,条纹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。1.65米的个子,体重只有30公斤,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着,一根根清晰可见,如同一具骷髅。

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,翻开后整个人都愣住了,因为他的病因几乎无解。他们一家辗转数家医院求医,却始终没有一家医院诊断清楚病因,小希只能靠一直服用大量的抗结核药,甚至是激素来减缓病情。一年以来,他经历了几次暴瘦,已经快20岁的青年,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,而且最近一个月又开始高热不退。

看到小希的肺部CT片时,我彻底绝望了:他的左右两片肺叶布满了小结节,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,撕咬出密密麻麻的孔洞。尤其是左肺,几乎被掏空了三分之一。

外院给小希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,最大的嫌疑就是结核病,而小希正在服用的五种



微生物神探

《白色记事簿2:病床前的战争》 陈拙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

本书记录的12个真实故事,是12个罕见、疑难和危重病患者的艰难求生路,更是医者与被告的博弈,从中你可以看到从未见过的疾病和人生,经历一场医者和病患为生命而奔赴的战役。一本白色记事簿,承载着生命的喜怒哀乐,生死爱恨。

药物全都是抗结核药,病情却依然没有半点好转。

这时候我想起了医院里的一个“特种部门”——检验科。检验科微生物组是官方全称,我们自己人都称呼那里为“细菌室”。早在我入职那年,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:“细菌室找王澎。”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,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称号——“微生物神探”。

王澎老师放开显微镜,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片,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。她抬起头看着我,眼里闪着兴奋的光,说的第一句话竟是:“这个病人,非常有意思。”她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病。

“小伙子有艾滋病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确定吗?这个很重要。”

我很有把握地说:“非常确定,一入院就查过了。”王老师紧接着又问了很多问题,比如病人在哪里生活,平时的工作、生活习惯如何,免疫功能正常与否,皮肤有无破溃等等。但接下来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蒙了:“病人吃过竹鼠吗?”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,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,但王老师告诉我,必须搞清楚这一点。

第二天查完房,我给王老师带去了结果:小希从没吃过竹鼠。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一下文献,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。后来我才知道,王老

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测,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,不能第一时间下结论,直到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,王老师总算交了一些底:“如果是那种病,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,小希就是第九个病患,之前的八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。”

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,可我听得越多,越是毛骨悚然。她曾经诊断的那八个人里面有多达五个人的骨头被啃噬,两个人皮肤上“长毛”,最严重的一个人甚至大脑里都开始“发霉”。王老师报给我一个惨烈的数据:五个病人幸存,三个病人去世。这在感染类的疾病里已经算是极高的致死率。

病菌神秘的面纱已经被

揭下了,王老师发现,这竟然是一种罕见的真菌——马尔尼菲蓝状菌。

可能每个人对真菌都不陌生。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、饭菜腐烂后长出的绿毛,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。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,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,才会显得异常恐怖。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,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。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,还有竹鼠身上,伺机进入人体,随后在血肉里蔓延,逐渐侵蚀全身,皮肤、内脏、大脑、骨髓,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食物。

王澎老师说:“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,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‘变形’。”在人体内,温度为37摄氏度的时候,它呈圆形或者椭圆形;而在25摄氏度室内温度的环境下,它的周身就会慢慢伸出触角,变成毛茸茸的菌丝形状。所以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。